

御選
古文淵鑑

古文淵鑒卷第五十二目錄

宋

會章

勸學詔

勸農詔

正長各舉屬官詔

賜高麗詔

賈昌衡知鄧州制

王制

又

相制

又

尚書左右丞制

吏部尚書制

戶部尚書制

秘書監制

將軍制

熙寧轉對疏

自福州召判太常寺上殿劄子

移滄州過關上殿劄子

救災議

寄歐陽舍人書

福州上執政書

新序目錄序

列女傳目錄序

南齊書目錄序

梁書目錄序

禮閣新儀目錄序

范貫之奏議集序

先大夫集後序

送丁琰序

古文淵鑒卷第五十二

御選

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教習庶吉士

臣徐乾學等奉

旨編注

宋

曾鞏

字子固建昌軍南豐人嘉祐二年進士歷官至中書舍人鞏生於未俗之中絕學之後其於詞

析微言開明疑義卓然自得發六藝之蘊正百家之纒爲文章上下馳騁一復於雅與歐陽修

者所宗

勸學詔

風勵庠序詞令醇茂爾雅

臣鞏曰建立學校所以成就人才宏廣治化認辭訓勵詳明足令士風興起意味雋永可思

朕惟先王典庠序以風四方所以使學士大夫明其心也夫心無蔽故施之於己則身治而家齊推之於人則官修而政舉其流及遠則化民成俗常必繇之古之所以長人材厚人倫者本是而已朕甚慕之故設學校重學官之選而厚其祿凡欲以誘誨學者庶幾于古也而在位者無任職之心承業者無慕善之志至於師生相冒挾賂爲姦匿訟囂然駭于衆聽而况欲倡率訓導洽于禮義磨礱陶冶積於人心使方聞修潔之士克於朝廷孝悌忠篤之風行於鄉邑其可得乎朕甚憫焉故更制博士而講求所以訓厲之方定著於令以爲學制予樂育天下之材而庶幾先王之治者可謂至矣自今有敦行誼謹名節肅政教出入無悖明于經術者有司其以次升之使聞于朕將考擇而用之以勸于爾衆士有偷懦怠惰不循于教學不通明者博士吾所屬也其申之以誘導使其能有易於志而卒歸於善固吾之所受也予既明立學之教其爲科條其於學者有獎進退黜之格以昭勸戒至於學官其能明於教學而詳於考覈有得人之稱則待以信賞若訓授無方而取舍失實亦將論其罰焉明以告爾朕言不欺尚其懋哉無貽爾悔

得勉處與漢詔
上下

臣建教曰古雅之色
和厚之音孟原本
詩而謂胡漢詔者也

紹泰酌古今之
然必長貳官身
蘇正而後簡舉
舉素率之地亦
重矣

臣既學曰括出同命
慎簡乃係一語作根
抵覺後世自辟據處
最為近古焉端臨可
謂前失其人非但累
衡鑒之明抑退失倚
毗之助也文特變古
與之體為開明別是
一格

勸農詔

夫農衣食之所由出也。生民之業莫重焉。一夫之力所耕百畝。養生送死。與夫出賦稅。給公上者。皆取其焉。不幸水旱螟螣之苗。往往而有。可謂勞且艱矣。從政者知其如此。故不違其時。不奪其力。以使之。明時因析以授之。差池腴瘠以處之。春省耕秋省斂以助之。詩曰。嗇彼南畝。田畯至喜。言上所以勞之也。又曰。駿發爾私。終三十里。言上所以勸之也。其獎勵成就之者如此。朕自承天序。內重司農之官。外設勸農之使。為之弛力役。均地征。修水利。或一雨愆期。則憂見於色。或一穀不成。則為加惻怛。有復除之科。有賑恤之令。夙夜孜孜。焦心勞思者。凡以為農也。今耕者衆矣。而尚有未勉。墾田廣矣。而尚有未闢。豈拊循勸率。有所未備歟。抑吏怠而忽。不能宣究歟。有司其於農桑之務。益思所以除害興利。詔令已具者。無或壅闕。所未盡者。勿憚以聞。要使緣南畝之民。舉忻忻然樂職安業。洽於富足。稱朕意焉。

正長各舉屬官詔

蓋聞堯之治曰百姓昭明。舜之治曰四門穆穆。然則當是之時。在位皆君子。其是非不惑可知也。故堯欲釐百工。舜欲熙帝載。求可任者。皆訪諸四岳。因四岳以命禹。又因禹以命稷契皋陶。因羣臣之僉曰。以命垂益伯夷。因伯夷以命夔龍。其審官用賢。不自任其聰明。而稽之于衆如此。然存於書。二帝所命者。義和九官。十二牧。皆官之正長也。至于屬官。則未有二帝嘗命之者。其遺法之可考。則周穆王命伯冏為太僕。正戒之曰。慎簡乃僚。無以巧言令色便辟側媚。其惟吉士。則自擇其官之屬者。官之正長之事。此先王之成法也。漢魏以來。公府郡國。亦皆自辟其屬。而唐陸贄請使臺省長官。自擇僚屬。蓋上下之體。相承如此。以周天下之務。此古今之通理也。今朕董正治官。始自三省。至于百工。皆正其名。夫使在位皆君子。而是非不惑。此朕素所以厲士大夫也。故凡官之長貳。朕既考擇而任之。尚書政本也。自耶已下。用吏甚衆。其

令僕射左右丞尚書侍郎各於其所部員有未備皆舉二人以聞朕將擇而用之其未用者亦識其名以待用朕稽于古以正百官稽于衆以求天下之士其勛可謂至矣惟官之長貳之臣皆朕所屬以共成天下之治其尚體朕意所舉惟公以應朕之求所陳惟實以嚴朕之詔其得材失士有司其各以等差具爲賞罰之格朕將舉而行之賞吾不吝罰亦無捨非獨搜揚幽滯庶幾爲官得人亦將以觀吾大臣之能使朕得與衆士大夫合志同心以進天下之材作則垂法行之于今以詒後世追于先王之成憲無令庶虞有周專美于古不其美歟咨爾庶位其論朕意一作懷

賜高麗詔

蓋聞在昔夏后分天下爲五服地有遠近故治有詳略而聲教之盛東漸于海朕甚慕之顧德不明何以逮此而爾東國之君欵誠內附數遣使者乘不測之川獻其方貢惟爾之義朕實寵加宜有異恩以稱勤恪而爾比緣養病以醫爲請熙寧七年高麗主王徽表求醫藥書聖之工詔羅拯募願行者元豐元年遣左諫議大夫陳睦往聘徽已病僅能拜命更乞醫藥二年遣王舜封挾醫往治眷然東顧朕豫憂之是用擇遣方技之官具舟以往爾惠彼一方神明相祚藥劑所補以時康寧達于予聞欣慶方屬而遽馳僚從來致謝章覽以慰懷獎勵良厚爾乃自祖以來保又彼土其尚願精神強飲食恪于君壽以均福于有衆使爾有世濟其美之功而朕澤聲教及遠之休其始自今未孚于好

賈昌衡知鄧州制

字子平第進士歷諸路轉運使神宗召爲戶部副使加集賢殿修撰知河南府

記舊俗者稱南陽之民夸奢上氣力難制御今其餘習始尚有存者故有邦之任朕不輕以屬人具官某中外踐更令聞惟舊茲用考擇往分彼土蓋穰澣之間雖俗雜難治然教民敦本興於好善召信臣杜詩之遺跡在焉使農桑勸而風俗厚爾尚思繼于前人其往懋哉無替朕命

王制

以召父杜母爲之勸用意良厚

則
求典之文此為正

典雅可以方軌

語
整錄中多名貴之

卷三十一

又相制

昔周建親戚。蓋五十三國。以蕃輔京師。漢封骨肉。或連數十城。以丞衛天子。所以強形勢。固根本。計慮深矣。朕甚慕焉。矧先帝之子。朕之仲弟。宜膺顯冊。英宗四子。長神宗。次吳榮王。顯。次瀾。王。顯。次。顯。王。進啓。顯仲弟當是吳榮王。顯。神宗朝。進封昌王。徙封雍。大邦。茲惟典常。夫豈敢廢某淵靜中約。孝友忠篤。不挾其貴。以從匪彝。不恃朕恩。以作匪德。奉法遵職。夙夜小心。王于雍邦。滋久。彌邵。惟營丘之野。臨淄之中。太師呂尚之所建國。兼岱及海。天下重地。是用立爾。保茲東土。二公之儀。上將之節。爰田真食。備物寵章。大告于廷。咸以屬爾。於戲。書稱帝堯之德曰。以親九族。詩美文王之聖曰。刑于兄弟。蓋教自上行。愛繇親始。先王之道。不易之理也。今予命爾。不違茲誼。尚悉爾心。其勵相朕。使黎民百姓。於變時雍。繇家及國。罔不作孚。以屏予一人。填拊方夏。實諒在王。時其勉之。

又

天子支子。若其母弟。姬姓於周。未有不侯。劉氏於漢。未有不王。蓋親之欲寵其位。愛之欲厚其財。先王之法。人事之理也。某先帝少子。朕之季弟。制云。先帝少子。典榮王。顯。初封天寧。鄧公。進。榮。安。鄧。王。嘉。王。從。王。曹。顯。聰明齊敏。孝弟忠實。富而能約。不從以敗禮。貴而能戒。不恣以好逸。畜學樂善。厥德日新。王曹積年。遵職無懈。惟斗牛之野。太伯所開。三江五湖。其陽大海。鹽魚金穀。天地之藏。茲用命爾。式是南郊。儀視三公。任兼上將。真封衍食。備致寵章。於戲。昔魯公於周。大啓爾宇。以輔王室。康叔於衛。實爲孟侯。以保乂民。今朕顯稽于古。以屬爾。其爾尚念茲。以祇厥服。常棣之澤。配前聞人。維城之休。承我高后。在爾勉矣。往其欽哉。

相制

天有保命。集于朕躬。惟用乂民。罔以自逸。敷求良弼。作爲憑依。若圖就規。若正識墨。今朕得士。諗于在廷。某廣博靜淵。密於世用。推其計畫。見於可行。考其事功。効於已試。爾爲爾守。宜立輔朕。茲用詔爾。位于東臺。嗚呼。自周衰以來。千有餘歲。先王之道。蔽而不明。振壞扶微。朕竊有志。尚懇朕佐。圖惟設施。參諸經訓。

視唐時諸制殆有過之無不及也

而不違。質諸時宜而不謬。無崇小慧以易大猷。無伐己能以距衆善。惟賞刑在上。不可以僭。惟聰明在下。不可以拂。俾厥后克濟其任。則爾身未孚于休。其往起哉。以承我祖宗之丕烈。

又

有爲之君。舉賢以自助。有志之士。遇主而後伸。朕觀前代君臣之際。聖賢相與之盛。慨然忻慕。願比迹焉。今得其人。詔于爾衆。某行無細礫。學有本原。材諳智謀。淑問惟舊。納忠左右。匪懈夙宵。蔽自朕心。命爾予翼。列予右相。進貳西臺。嗚呼。自道術不明。而世蔽滋久。法度多缺。而紀綱浸微。圖治者以古爲迂。錯事者以苟爲得。兵安於坐食。而不合於農。士習於空言。而不知爲吏。禮義靡恥。闕而不思。朋黨比周。靡然成俗。任之以學教。而敗官以墨者方興。起之以赴功。而便文自營者滋出。伊欲黜濶圉之淺陋。追堯舜之高明。尚懋相予。予忱不貳。使千載之墜振於一朝。上下之間。配于前烈。以揚我先后之光訓。亦繼爾舊服之顯庸。

尚書左右丞制

淵懿溫柔之音

本天下之政者尚書也。本尚書之紀綱者左右丞也。蓋衆職之治亂。萬事之廢舉。糾而正之。實其任焉。今朕董正治官。使尚書續其舊服。以僕射爲任政之臣。而六卿各遵其職。至於綱轄之地。所以警官邪。繩謬戾。御史有不舉者。得并而治之。則其繫於體尤重。是以進其位敘。使得貳吾任政之臣。非望臨一時。朕豈虛授。某明允忠篤。通于古今。列于廟堂。以義陪朕。是用考擇。以爲選首。其尚體予所以處爾之重。勿苟勿隨。俾百工庶尹。知爾之无私于法。罔敢不正。稱朕所以作則垂憲。始今行後之意。爾可勉矣。朕有望焉。

吏部尚書制

尚書政本。而吏部天官。所以考擇人材。以成天下之務。近世既失其職。但受成事而已。今朕既正官名。且

非不簡嚴却自然
劉利可誦

詳於職掌可備典故

將歸其屬任立法之始推行在人其於程能議功定勲頒爵當率厥屬謹循科條非得周材曷稱茲位某忠厚仁篤秉義守正列于侍從休有令名是用選而授之其務將明使朕所以作則垂憲不獨於今可行方當施之後世蓋汝有稱職之美則朕有知人之明尚其懋哉無替厥服

戶部尚書制

戶部之於中臺爲周官司徒之職掌財賦之調度金穀之出入以待邦國之用歷唐五代征斂煩興而使名雜出地官之職蓋存虛號而已今朕正名以定羣臣之位辨位以責庶務之實尚書政本典領經費之司所屬尤重博求天下之士以宜其官某誠篤強敏智慮精密董煩治劇材力有餘民曹上卿無以易汝理財之術待汝有爲今歲入其廣而歲費所餘者無幾使官用有節而餘蓄可致公藏贍足而民賦可輕在爾能知其方庶幾承朕之志尚懋爾守以承厥敘

祕書監制

帝王之治必有圖籍之藏又擇當世聰明拔出之士聚於其間使得漸磨文學之益獎成其材以待國家之用故書省之設吾不計近功而要於廣畜德所以厚其禮秩而艱於用人庶以明朕好古樂善之勤而勵學士大夫之行也某多識博聞操守純篤諸儒所尚令問惟舊延處茲位蔽自朕知夫尊其所聞而行之不倦使輔於世教而其効可言非獨優游冊府而已在爾自強以承朕志

將軍制

朕有連營列校之衆以宿衛京師鎮撫諸夏能使士齊而奮其惟統督之臣求之在廷其選甚重某忠勇仁厚將以致謀使治吾軍必能副朕所屬今閱士之藝朕皆親臨拔其異能而汰其疲軟其於撫循訓勵之方可謂至矣爾於典領惟公賞罰可以致其力使處則有以養朕之威出則有

公賞罰篤恩信兩言甚要爲將之道略盡此矣

此選既清詔詞亦甚雅則

以楊茂之武待肅任職解朕意焉

熙寧轉對疏

南豐之文達於經籍而運以古健之華其闢發義理處獨見幽微此疏所陳洵為完粹之言也

東發黃震曰熙寧轉對疏勸學而得之心

傳王慎中曰董仲舒劉向揚雄之文不過如是若論結構法則漢猶有所未備而其氣厚質醇曾遠不逮董劉矣惟揚雄才艱而又不大變於當時之體此言為不及耳

鹿門茅坤曰勸學二字公之所見正兩志亦大而惜也才不足以副之故不得見用於時錄而存之以見公之

准御史臺告報臣寮朝辭日具轉對臣愚淺薄恐言無足采然臣竊觀唐太宗卽位之初延羣臣與圖天下之事而能細封倫用魏鄭公之說魏徵勸帝行仁義封德彝以為三代後不可復帝獨納此徵勸我行仁義之效所以成正觀之治周世宗初卽位亦延羣臣使陳當世之務而能知王朴之可用世宗新卽位銳意征伐當時文士皆已知相引與計議天下事無不合遂決意用之故顯德之政亦獨能變五代之因循夫當衆說之馳聘而以獨見之言陳未形之得失此聽者之所難也然二君能辨之於羣衆之中而用之以收一時之效此後世之士所以常感知言之少而頌二君之明也今陛下始承天序亦詔羣臣使以六對然且將歲餘未聞取一人得一言豈當世固乏人不足以當陛下之意與抑所以延問者特用累世之故事而不必求其實歟臣愚竊計殆進言者未有以當陛下之意也陛下明智天略固將比跡於唐虞三代之盛如太宗世宗之所至恐不足以望陛下故臣之所言亦不敢効二臣之卑近伏惟陛下超然獨觀於世俗之表詳思臣言而擇其中則二君之明豈足道於後世而士之懷抱忠義者豈復感知言之少乎臣所言如左臣伏以陛下恭儉慈仁有能承祖宗之德聰明睿知有能任天下之材卽位以來早朝晏罷廣問兼聽有更制變俗比迹唐虞之志此非羣臣之所能及也然而所遇之時在天則有日食星變之異在地則震動陷裂水泉湧溢之災在人則有饑饉流亡訛言相驚之患三者皆非常之變也及從而察今之天下則風俗日以薄惡紀綱日以弛壞百司庶務一切文具而已內外之任則不足于人材公私之計則不足於食貨近則不能不以盜賊爲慮遠則不能不以夷狄爲憂海內智謀之士常恐天下之勢不得以久安也以陛下之明而所遇之時如此陛下有更制變俗比迹唐虞之志則亦在正其本而已矣易曰正其本萬事理臣

臣廷敬曰源鮮博大
兼總條貫至其用意
尤委折多姿

臣乾學曰其委折善
入處如春膏之潤木
其承遠不窮處如秋
月之出嶺南雲常鮮
香靈陵此文氣尤極
相似

臣英曰兼內外交養
以立說是論學術醇
正處大約曾文多平
易質實而義理自裕

以謂正其本者在陛下得之於心而已臣觀洪範所以和同天人之際使之無間而要其所以爲始者思
也大學所以誠意正心脩身治其國家天下而要其所以爲始者致其知也故臣以講正其本者在得之
於心而已得之於心者其術非他學焉而已矣此致其知所以爲大學之道也古之聖人舜禹湯文武
未有不由學而成而傳說周公之輔其君未嘗不勉之以學故孟子以謂學焉而後有爲則湯以王齊桓
公以霸皆不勞而能也蓋學所以成人主之功德如此誠能磨礱長養至於有以自得則天下之事在於
理者未有不能盡也能盡天下之理則天下之以事物接於我者無以累其內天下之以言語接於我者
無以蔽其外夫然則循理而已矣邪情之所不能入也從善而已矣邪說之所不能亂也如是而用之以
持久資之以不息則積其小者必至於大積其微者必至於顯古之人自可欲之善而克之至於不可知
之神自十五之學而積之至於從心之不踰矩豈他道哉由是而已矣故曰念終始典于學又曰學然後
知不足孔子亦曰吾學不厭蓋如此者孔子之所不能已也夫能使事物之接於我者不能累其內所以
治內也言語之接於我者不能蔽其外所以應外也有以治內此所以成德化也有以應外此所以成法
度也德化法度既成所以發育萬物而和同天人之際也自圓衰以來道術不明爲人君者莫知學先王
之道以明其心爲人臣者莫知引其君以及先王之道也一切苟簡溺於流俗末世之卑淺以先王之道
爲迂遠而難遵人主有聰明敏達之質而無磨礱長養之具至於不能有以自得則天下之事在於理者
有所不能盡也不能盡天下之理則天下之以事物接於我者足以累其內天下之以言語接於我者足
以蔽其外夫然故欲循理而邪情足以害之欲從善而邪言足以累之如是而用之以持久則愈甚無補
行之以不息則不能見效其弊則至於邪情勝而正理滅邪說長而正論消天下之所以不治而有至於
亂者以是而已矣此圓衰以來人主之所以可傳於後世者少也可傳於後世者若漢之文帝宣帝唐之

臣士奇曰治道必本
於心心得必原於學
謹對論政本能及此

太宗皆可謂有美質矣。由其學不能遠而所知者陋。故足以賢於近世之庸主矣。若夫議唐虞三代之盛德。則彼烏足以云乎。由其如此。故自圓衰以來。千有餘年。天下之言理者。亦皆卑陋淺陋。以趨世主之所便。而言先王之道者。皆絀而不省。故以孔子之聖。孟子之賢。而猶不遇也。今去孔孟之時又遠矣。臣之所言。乃周衰以來。千有餘年。所謂迂遠而難遵者也。然臣敢獻之於陛下者。臣觀先王之所已試。其言最近而非遠。其用最要而非迂。故不敢不以告者。此臣所以事陛下區區之志也。伏惟陛下有自然之聖質。而漸漬於道義之日。又不爲不久。然臣以謂陛下有更制變俗。比述唐虞之志。則在得之於心。得之於心。則在學焉而已者。臣愚以謂陛下宜觀洪範大學之所陳。知治道之所本。不在於他。觀傳說周公之所戒。知學者非明主之所宜已也。陛下有更制變俗。比述唐虞之志。則當懇誠惻怛。以講明舊學。而推廣之。務當於道德之體。要不取乎口耳之小知。不急乎朝夕之近効。復之熟之。使聖心之所存。從容於自得之地。則萬事之在於理者。未有不能盡也。能盡萬事之理。則內不累於天下之物。外不蔽於天下之言。然後明先王之道而行之。邪情之所不能入也。合天下之正論而用之。邪說之所不能亂也。如是而用之以持久。資之以不息。則雖細必鉅。雖微必顯。以陛下之聰明。而克之以至於不可知之神。以陛下之睿知。而積之以於從心所欲之不踰矩。夫豈遠哉。顧勉強如何耳。夫然。故內成德化。外成法度。以發育萬物。而和同天下之際。甚易也。若夫移風俗之薄惡。振綱紀之弛壞。變百司庶務之文具。厲天下之士。使稱其位。理天下之財。使贍其用。近者使之親附。遠者使之服從。海內之勢。使之常安。則惟陛下之所欲。何求而不得。何爲而不成乎。未有若是而福應不臻。而變異不消者也。如聖心之所存。未及於此。內未能無秋毫之累。外未能無纖芥之蔽。則臣恐欲法先王之政。而智慮有所未審。欲用天下之智謀材譎之士。而議論有所未一。於國家天下。愈甚無補。而風俗綱紀。愈以衰壞也。非獨如此。自古所以安危治亂之幾。未嘗不出於此。臣

詳言以暢典學之
旨此等議論大醇
無小疵也

臣杜誦曰原據經傳
發為文章語語切實
和平絕無汎濫馳轉
之習固是南豐本色

幸蒙降問言天下之細務而無益於得失之數者非臣所以事陛下區區之志也。輒不自知其固陋而敢言國家之大體。惟陛下審察而擇其宜。天下幸甚。

自福州召判太常寺上殿劄子

改明州不果上

愚臣孤陋熙寧二年出通判越州因轉對幸得論事敢據經之說以誠意正心脩身治國家天下之道必本於學爲獻逮今十有一年始得望穆穆之清光敢別白前說而終之臣以謂陛下有不世出之姿有君人之大德與出於數千載之大志又有能行之效特起於三代之後然願以治國家天下之道必本於學爲獻於陛下何也蓋古之聖人雖出乎其類拔乎其萃然至其成德莫不由學故堯舜性之也而見於傳記則皆有師其史官識其行事則皆曰若稽古至於湯武身之也則湯學於伊尹武王學於太公見於詩禮孟子在商高宗得傳說作相其命說之辭曰予小子舊學于甘盤而傳說告之則曰學于古訓乃有獲又曰惟學遜志務時敏厥脩乃來又曰惟教學半念終始典于學蓋高宗既已學于甘盤矣及傳說相之乃更丁寧反復勉之以學其要歸則以謂當終始常念于學明學蓋不可一日而廢也至於孔子之自敘則自十有五而志于學至于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夫以孔子之聖必志于學其學之漸每十年而一進至于七十矣其從心也蓋不踰矩則傳說所稱當終始常念于學者雖孔子之聖不能易也故楊子曰學之爲王者事久矣堯舜禹湯文武汲汲仲尼皇皇其已久矣聖賢之篤於學至於如此者蓋樂而不亂復而不厭者道也測之而益深窮之而愈遠者聖人之言也知不足與困者學也方其始也求之貴博畜之貴多及其得之則於言也在知其要於德也在知其奧能至於是矣則求之博畜之多者乃筌蹄而已所謂多聞則守之以約多見則守之以卓也如求之不博畜之不多則未有於言也能知其要未有於德也能知其奧所謂寡聞則無約寡見則無卓也子貢稱孔子之學識其遠者大者則於言也能知其要於

極鋪張揚厲之文
而歸于戒懼祇慎
可云有典有則

德也能知其臭。然後能當於孔子之所謂學也。審能是。則存於心者。有以爲主於內。天下之事。雖其變無窮。而吾所以待之者。其應無方。古之大有爲於天下者。未有不出於是也。堯舜湯武。所以爲盛德之至。孔子所以從心而不踰矩。或得其行。者。未得其所。以行。得其言者。未得其所。以言。孟子之所謂聖而不可知之謂神。在是而已矣。陛下萬幾之餘。日引天下之士。推原道德。而講明其意。陳六藝載籍之文。而紬繹其說。博考深思。無有懈倦。其折衷是非。獨見之明。老師宿儒。所不能到。此臣之所聞也。有不世出之姿。與君人之大德。又有出於數千載之大志。特起於三代之後。此臣之所知也。則陛下之學。已可謂至矣。然臣區區敢誦經之陳言。以進於左右者。誠將順陛下之聖志。采傳說始終典學之言。觀孔子少長進學之漸。以陛下之明智。知言之要。知德之奧。皆陛下之所素。誠以陛下之樂道。而繼之以不倦。以陛下之稽古。而加之以不已。使天性之睿智。所造者益深。所稽者益厚。日日新。又日新。其於自得之者。非徒足以待萬事無窮之變。而應之以無方。天下之人。必將得陛下之行。者。不得其所以行。得陛下之言。者。不得其所以言。堯舜湯武。所以爲盛德之至。孔子所以從心而不踰矩。孟子所謂聖而不可知之謂神。不在於陛下而孰在哉。繇是斂五福之慶。以大養庶民。享萬年之休。以未綏方夏。德厚於天地。名昭於日月。惟聖意之所在而已。臣愚不敏。蒙恩賜對。不敢毛舉葉細之常務。而於國家之體。冒言其遠且大者。此臣所以愛君區區之分也。伏惟留神省察。

移滄州過闕上殿劄子

臣聞基厚者勢崇。力大者任重。故功德之殊。垂光錫祚。易奕繁衍。久而彌昌者。蓋天人之理。必至之符。然生民以來。能躋登茲者。未有如大宋之隆也。夫禹之績大矣。而其孫太康。乃墜厥緒。湯之烈盛矣。而其孫太甲。既立不明。圖白后稷。十有五世。至於文王。而大統未集。武王成王。始收太平之功。而康王之子昭王。

水心葉適曰本朝
享國百年承平無
事蓋自仁宗末英
宗時人數有此論
其意本欲切人
主因歸美以求微
懼耳非以為國家
必當有事而何為
若是之無事也且
太祖太宗為開基
受命之君而三世
繼承皆無失德安
得不百年無事然
安危之數何可預
定存亡之機必為
履陷安石不知而
必以紛更亂其俗
以大有為望其君
以祖宗百年無事
為大幸不足恃而
不知其一旦有事
而不可救者皆安
石為之也哀哉周
公之詩曰迨天之
未陰雨徹彼桑土
綢繆牖戶夫古人
豈不居安而慮危
哉特不善危而惡
安爾

難於南狩昭王之子穆王始于荒服銍于幽厲陵夷盡矣及秦以累世之智并天下然二世而亡漢定其
亂而諸呂七國之禍相尋以起建武中興然冲質以後世故多矣魏之惠天下為三晉宋之惠天下為南
北隋文始一海內然傳子而失唐之治在于貞觀開元之際而女禍世出天寶以還綱紀微矣至于五代
蓋五十有六年而更八姓十有四君其廢興之故甚矣宋興太祖皇帝為民去大殘致更生兵不再試而
粵蜀吳楚五國之君上致闕下九州來同復禹之跡內輯師旅而齊以節制外卑藩服而納以繩墨所以
安百姓禦四夷綱理萬事之具雖創始經營而彌綸已悉莫貴于為天子莫富于有天下而舍子傳弟為
萬世策造邦受命之勤為帝太祖功未有高焉者也太宗皇帝通求厥享既定晉疆取因原平錢俶自歸
作則垂憲克紹克類保世靖民丕丕之烈為帝太宗未有高焉者也真宗皇帝繼統遵業以涵煦生養蕃
息齊民以并容徧覆擾服異域蓋自天寶之末宇內板蕩及其人出天下平而西北之虜猶間入闕邊至
于景德二百五十餘年契丹始講和好德明亦受約束而天下銷鋒濯燧無雞鳴犬吠之警以迄于今故
于是時遂封泰山禪社首薦告功德以明示萬世不祧之廟所以為帝真宗仁宗皇帝寬仁慈恕虛心納
諫慎注措謹規矩早朝宴退無一日之懈在位日久明于羣臣之賢不肖忠邪選用政事之臣委任責成
然公聽並觀以周知其情偽其用舍之際一稽于衆故任事者亦皆警懼否輒罷免世以謂得馭臣之體
春秋未高援立有德傳付惟允故傳天下之日不陳一兵不宿一士以戒非常而上下宴然殆古所未有
其豈弟之行足以附衆者非家施而人悅之也積之以誠心民皆有父之尊有母之親故棄羣臣之日天
下聞之路祭巷哭人人感動獻欬其得人之深未有知其所歸然者故皇祖之廟為困仁宗英宗皇帝聰
明睿智言動以禮皇帝眷相天命所集而稱疾遜避至于累月自踐東朝淵默恭慎無所言議施為而天
下傳頌稱說德號彰聞及正南面勤勞庶政每延見三事省決萬機必咨詢舊章考求古義聞者惕然皆

有和太宋之隆且引詩而言之曰歌其善者所以留其向慕興起之意防其怠廢難久之情愚以是知公愛君之意深矣然與警切規諫者恐又是一體

通若王漢中曰體意雖出於封禪美新諸家與韓柳進唐雅序等門戶中來然原本經訓別出機軸不為說悅淺制而志蓋進戒之義昭然與先朝周雅比盛矣真作者之法也

虞門茅坤曰曾公此則欲附古者雅頌之旨陳上功德宣之金石而其結束歸於勸戒

知其志在有爲。雖早遺天下。成功盛烈。未及宣究。而明識大略。足以克配前人之休。故皇考之廟。爲宋英宗。陛下聖神文武。可謂有不世出之姿。仁孝恭儉。可謂有君人之大德。憫自晚周。秦漢以來。世主率皆不能獨見于衆人之表。其政治所出。大抵踵襲卑近。因于世俗而已。于是慨然以上追唐虞三代荒絕之跡。修列先王法度之政。爲其任在己。可謂有出于數千載之大志。變易因循。號令必信。使海內觀聽。莫不奮起。羣下遵職。以後爲羞。可謂有能行之效。今斟酌損益。革敝興壞。制作法度之事。日以大備。非因陋就寡。拘牽常見之世所能及也。繼一祖四宗之緒。推而大之。可謂至矣。蓋前世或不能附其民者。刑與賦役之政暴也。宋興以來。所用者鞭朴之刑。然猶詳審反復。至于緩故縱之誅。重誤人之辟。蓋未嘗用一暴刑也。田或二十而稅一。然歲時省察。數議寬減之宜。下蠲除之令。蓋未嘗加一暴賦也。民或老死不知力役。然猶憂憐惻怛。常謹復除之科。急損與之禁。蓋未嘗與一暴役也。所以附民者如此。前世或失其操柄者。天下之勢。或在于外戚。或在于近習。或在于大臣。宋興以來。戚里宦官。曰將曰相。未嘗得以擅事也。所以謹其操柄者如此。而况輯師旅于內。天下不得私尺兵一卒之用。甲藩服于外。天下不得專尺土一民之力。其自處之勢如此。至于畏天事神。仁民愛物之際。未嘗有須臾懈也。其憂勞者又如此。蓋不能附其民。而至于失其操柄。又怠且忽。此前世之所以危且亂也。民附于下。操柄謹于上。處勢是便。而加之以憂勞。此今之所以治安也。故人主之尊意。論邑投而六服震動。言傳號浪。而萬里奔走。山嶽窟穴之氓。不待期會而時輪歲送。以供其職者。惟恐在後。航浮索引之國。非有發召而羸齋菜負以致其贊者。惟恐不及。西北之戎。投弓縱馬。相與祇服。而戲譯東南之夷。正冠束衽。相與挾冊而吟誦。至于六府順敘。百嘉豐遂。凡在天地之內。含氣之屬。皆裕如也。蓋遠莫謐于三代。近莫盛于漢唐。然或四三年。或一二世。而天下之變。不可勝道也。豈有若今五世六聖。百有二十餘年。自通邑大都。至于荒陬海聚。無變容動色之慮。萌于其心。

臣熙曰稱美功德不
忘遠規其言原本雅
頌文辭典瞻博雅非
湛深經術者不能

無援枹擊柝之戒接于耳目臣故曰生民以來未有如大宋之隆竊觀于詩其在風雅陳太王王季文王
致王迹之所由與武王之所以繼代而成王之典則美有假樂鳧鷖戒有公劉洞酌假樂嘉成王也鳧鷖
守成也太平之君子
持盈守成神祇祖考安樂之也公劉召康公戒成王也成王將蒞政戒以民事美公劉之厚於民也洞酌召康公戒成王言皇天親有德饗有道也其所言者蓋農夫女工築室治
田師旅祭祀飲尸受福委曲之常務至于兎且之武夫行修于隱牛羊之牧人愛及微物無不稱紀所以
論功德者由小以及大其詳如此後嗣所以昭先人之功當世之臣子所以歸美其上非徒薦告鬼神覺
寤黎庶而已也書稱勸之以九誥俾勿壞蓋歌其善者所以與其嚮慕興起之意防其怠廢難久之情養
之于聽而成之于心其于勸帝者之功美昭法戒于將來聖人之所以列之于經垂為世教也今大宋祖
宗興造功業猶太王王季文王陛下承之以德猶武王成王而羣臣之于考次論撰列之簡冊被之金石
以通神明昭法戒者闕而不圖此學士大夫之過也蓋周之德盛于文武而雅頌之作皆在成王之世今
以時考之則祖宗神靈固有待於陛下臣誠不自揆輒冒言其大體至于尋類取稱本隱以之顯使莫不
究悉則今文學之臣克于列位惟陛下之所使至若周之積仁累善至成王周公為最盛之時而洞酌言
皇天親有德饗有道所以為成王之戒蓋履極盛之勢而動之以戒懼者明之至智之盡也如此者非周
獨然唐虞至治之極也其君臣相飭曰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則處至治之極而保之以祇慎唐虞之
所同也今陛下履祖宗之基廣太平之祚而世世治安三代所不及則宋興以來全盛之時實在今日陛
下仰探皇天所以親有德饗有道之意而奉之寅畏俯念一日二日萬幾之不可以不察而處之以兢兢
使休光美實日新歲益閔遠崇修循之無窮至于萬世未有法則此陛下之素所蓄積臣愚區區愛君之
心誠不自揆欲以庶幾詩人之義也惟陛下之所擇

救災議

神宗本紀熙寧元年壬午以恩冀州河決賜水死家緡錢及下戶粟甲申京師地震乙酉
又震辛卯以河朔地大震賜壓死者緡錢京師地再震壬午遣御史中丞滕甫知制誥吳